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

宋（五十八）

司馬光（康）　吕公著（希哲　希純）　范鎮（百禄　祖禹）

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没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

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

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光案視光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

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廷臣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光

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其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顧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兖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諠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為非犯階級光言皆

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

如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按東都事畧云光慮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乃上疏曰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顏順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臣伏望皇帝嘗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又上疏曰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也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大寳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威福之柄寖有所移矣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慈聖既

（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政此三疏宋史皆失載附識）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藁為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爭之力皆斥

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按光雖請貶未嘗貶也）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

漸不可長宜勑邊吏疆埸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慈聖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曰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偽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

必有覬望已而還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畧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

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可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閒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嘗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招集義勇本期適用惟貴簡練精熟豈在伍籍之多無端而按戶索丁遍刺手背士勇未厲而民先驚擾豈安邊固圉之道且紀律疏畧不堪行陣雖多亦奚以為即云兵貴先聲而無制勝之實徒爾號稱十萬恐敵人聞之不能

（生懼而轉為所輕琦素號知兵此舉實為失當司馬光所論殊中事理琦尚爭辨不從實不免護短矣）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按東都事畧云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

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録潁邸直省官四人為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

使厮役為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若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

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册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手詔奬光使善為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用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

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

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光又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

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呂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西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西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光言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

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安石以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葢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禄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

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

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是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按東都事畧云安石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遺書安石三往反開諭諄至猶幸安石之自悟而改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而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宋史本傳不）

（載附識）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

者宜先罷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既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內欲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

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頴邸舊書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

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獨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

當如捄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按東都事畧云民所欠錢皆除其息據宋史本傳云除民所欠錢似是蠲免不獨除其息也）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尚未決

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及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躬親庶事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

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市師人罷市往弔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按東

（都事畧云紹聖初章惇擅政用周秩為監察御史秩小人也方光薨時秩為博士議光諡為文正及是乃謂光改更弊法為盡廢先帝政事附録以著周秩傾險反覆謂之小人信不誣也）章惇蔡卞請發冢斵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户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官怒欲加罪乃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

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校閱文字丁母憂哀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為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為著作佐郎遷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

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頋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為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廸其言切至邇英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

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詔賜優告（按東都事畧作除直集賢院提點崇福宮）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年四十一而卒詔賜右諫議大夫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遺家吏如京師納之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識慮深遠有度量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與為講學之友

（按東都事畧作累遷殿中丞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與為講學之友召試館職辭不就）判吏部南曹仁宗奬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温成廟為祠多見聽用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壽星觀管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殿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治平元年為諫議大夫時英宗修慶寧宮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内京東西淮南饑此豈修宮之時王

疇為樞密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貶公著極論公輔舉職不宜出（按宋史本傳載公著擢待制在諫營真宗神御殿之後侍講作侍讀其判太常寺時所論表及請留錢公輔事俱不載今據宋實錄呂公著傳及東都事畧增纂）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

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寶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駮之職因臣而廢顧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修英宗實錄轉禮部侍郎（擢東都東畧增）知開封府時夏秋

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人君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經罷之况尊號非古典不繫人

主重輕從之近臣有請吏非領郡者毋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僚而資格愈峻則簡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則已之又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非素有罪戾者宜給奉以示始終多用其言（按東都事畧輯）二年為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

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潁州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使陳升之改其語行之（按宋史本傳秖稱誣以惡語出知潁州所載未為明晰謹遵通鑑輯覽詳載其事伏讀御批韓琦趙鞅時地不同何至有發甲以清君側之事公著雖至愚亦必不為此言安石誣奏不問而知其妄蓋安石既不悅琦復怒公著欲假此兩傷之神宗不察公著遂爾）

（坐貶無怪小人之志益逞也）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此然輿人之頌亦未有異於

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民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元年以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

事三年改正議大夫樞密副使四年復同知樞密院事（據宋史宰輔表增）初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資政殿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

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寛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官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為取旨之地乃請事干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

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豫至是始命曰集遂為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神宗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咸以為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又雜以釋氏之說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

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吐蕃首領果莊青宜結久為洮河患聞朝廷彌兵省戍陰與夏人結謀復取熙岷公著議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闕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為聖學之助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

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

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

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為煩其為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户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禄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禄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以蔭入官安石為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希哲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壻也言其經術操行宜備勸講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

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擢右司諫辭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祕書少監為曾布所惡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

為宮祠羈寓淮泗閒十餘年卒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祕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

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摇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恐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為說臣以為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為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虧而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内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内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録二人無

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章惇既相出為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

舍俾與子弟講學還朝載以俱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鎮獨不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宰相龎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

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彊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寛三晉之民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茶

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為有司令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温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充鞠真卿爭論禮並補外旨上章留之石全彬護喪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彬等告敕時有敕凡內

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帝天性寛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畧不言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

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時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鎮拜疏曰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至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

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按選宗室為繼嗣范鎮首發其議而司馬光復貽書勸其力爭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仁宗是時春秋尚富未有皇嗣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居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臣對泣成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兵造為妄誕之語以熒惑人心尤為狂謬）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

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

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與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

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駮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刋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呂惠卿在邇英言令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

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命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

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呂大防及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孰是孰非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

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既退蘇軾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

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啟建儲之議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

詔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仁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

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奬下之太常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銘光生為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滛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於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

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學本六經兄子百禄

百禄字子功鎮兄鍇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禄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

等以祕書丞知濮陽縣（據東都事畧增）熙寧中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事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為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奈何容驕將横境内乎本矍然即撽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户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

而明許告訐人將為仇然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瘝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羣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顓教閱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為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為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

加流配百禄固爭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鬭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禄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令槩憲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法以求合法百禄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刋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死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

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禄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禄曰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視百禄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濼有限冦之名無禦

冦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揺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禄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為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禄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

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祀天地為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為費已甚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按宋史宰輔表蘇頌時兼中書侍郎故云百祿與頌同省）從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

述監潁州酒税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為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彦博稱其能以父隨黨籍監中岳廟父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祖鍇父百之太常博士（據東都事畧增）祖禹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中進士甲科為校書郎

知龍水縣（據東都事畧增）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石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服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

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壻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録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樸輔養聖性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會

以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能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

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以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按東都事畧云時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歸故道祖禹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以為今河役不急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朝廷卒從其議宋史本傳不載附識）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

二十萬振救諫官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為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

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監司郡守得人不患縣令不才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臣聞

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按東都事畧改禮部侍郎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國史院事又為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

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
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而更
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
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
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
此輩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
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
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槀祖禹又言陛下承

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

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立造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

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不得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

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願陛下察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陜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録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顧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從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

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案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尤稱之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沖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五六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

宋五十九

蘇軾（過）　蘇轍（元老）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

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軾刑賞忠厚論欲擢冠多士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始授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歧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

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要在朝廷培養之令驟用之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才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既除喪熙寧二月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

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慶歷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

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辨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伏讀通鑑輯覽御批學者專意經術固有資於根柢然或心術不正如兩漢五鹿充宗張禹孔光輩非不博通古誼世號經師卒之比

附權奸且為國蠹可知用人不尚虛言要視其力行何如耳況科舉之制惟藉為登進先資至得人之適用與否則尚需之歷試蘇軾所云設法取士不過如此最為通論若徒循名而不考其實經義之與詞賦又何以異乎

議

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求治太急進人太銳深切神宗之病至於聽言太廣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蓋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在廣而不得其要領熙寧之政惟以信任論言不能衷之與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耳廣諮博訪豈足為累乎

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為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生之所恃者人心而已自古

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

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訪尋水利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户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

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陛下能保之乎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

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時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德澤在人風俗知義

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多開驟進之門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歳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徳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

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代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

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誣奏其丁憂歸蜀時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

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爭鬬殺人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築東南

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廬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表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决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神宗數有意復用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

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奏入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帝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帝者豈可以常

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時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不可慢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于宰相蔡確確曰公佪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

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差役法行久生弊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司馬光為相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

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輒首

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寛其禁約使得盡其技巡舖内侍毎摧辱舉子且持暧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謂宜皇帝敕置獄

逮治太皇后出手詔赦之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旣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

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于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偃牐以爲湖水畜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

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

商為國生事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

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通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大湖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患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

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欲注之于淮軾始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于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顛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

于朝乞行優賞直方迺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敝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

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純之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

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

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黙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説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壊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廪賜軾取貪汙者配隷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

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言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

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

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于天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洵晩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

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于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傳軾卒于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頴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監太源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簞篴箭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轍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于此乎無憂于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竊意陛下有

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

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考官胡宿以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

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為大名推官神宗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

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

判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於陜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皆莫敢言輒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名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為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尋授齊州掌書記改著作佐郎從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

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弊端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

督有司審議差役趂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户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别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試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

初神宗以夏國内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恐而不予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

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為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為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深然其言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賦財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

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合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而户部亦憊矣故内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于算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

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

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隷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上隷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脱動以千計渾脱之用必軍行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任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

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船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

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制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轍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旋以贓刺配大防畧依轍議行之代軾為翰林學

士尋擢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于內以自

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

天意下失人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尚賴二聖慈仁宥之于外蓋已厚矣而議者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用人為致治大綱豈宜稍參私意朝臣黨援之習在上者方當力為整飭以挽頹風若欲平臣下夙怨曲事調停尚復成何政體大防所見迂謬不若轍之持論正當也

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切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

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後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

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夫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

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彼心懷異同者有以籍口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議久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

朝廷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以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孫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輒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為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輒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

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葢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

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為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

城砦耶此之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于他處專于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帥臣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請詰責之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左正言姚靦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今又用宗孟恐不

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鄧潤甫首倡紹述之說章呂黨人接踵復進專務攻訐司馬光諸人為事甚至發策以此相詆諆試士以此衡甲

乙左袒右袒門戶判然欲望紀綱肅清不可得矣

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役法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

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

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願陛下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僨事多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悦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

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頴濵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静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近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轍亦愛奬之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

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為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于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為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而招之還必復叛不

免重用兵矣壽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絶嶺而上其路險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搗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壽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為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欲見之拒不答言者遂論元

老蘇軾從孫且為元祐邪說其學術議論頗倣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為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於時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五